

夜行人
 用自己沉重的腳步
 壯自己底胆量
 火把拿在手里
 一步一線光亮
 一步一個足跡
 ——旅程碑



詩方向叢書

吳 朗



詩方向叢書之二

牧 人 底 鞭

吳 朗

詩 方 向 出 版 社

1947

848
438.T

目 錄

帆	1.
斷了線的風箏	2.
瀑布	3.
大地	4.
血	5.
盲人	6.
昆虫詩叢	7.
站	9.
朱漆的門	10
清道夫	11
旅程碑	13
一行又一行	14
小燈籠	14
稻艸堆	14
石獅子	15
堆壩	15
棕櫚	16
雁行	17



3 0526 6841 9

炊烟	17
野店	18
牽牛花	19
野火	21
生命的春天	22
靈與肉	25
冬天	26
戰馬・留給我們	29
怒江底激流	32
牧人底鞭	34
洞庭之戀	37
後記	40

帆

聰明的人
給你穿上一隻笨重的芒鞋
讓風雨咀嚼你潔白的青春
給人們寫下遼闊的旅程

脚下揚起銀色的白花
奔走在咆哮的江河
 茫無邊際的海洋
像一匹健壯的野馬

生活在風浪里
江海的遊子啊
如今你停足在這多風的港口
露一幅灰白的臉色
像一個疲勞的漢子

明天
你是否又離此而去……

三十二年七月第



斷了線的風箏

把猴子
栓上鐵鍊
牽在手里
人類會想出
這樣聰明的玩兒

童心是善良的
一隻風箏斷了線
孩子們爲甚麼
要傷心地流淚呢

春天里
不是鎖住生命的日子
我底小燕雀
我祝福你
張開翅膀
飛向遠天

三五年二月楊林大成村

瀑布

從萬丈高的懸崖
爲生命的激流
沒有一點懼色
你跌下來

要顯出潔白的生命
得走崎嶇的路
憤懣的怒號
在山谷
像一隻獅子

從你崇高的靈魂里
我領悟到深刻的告白
佇立你底邊緣
我默想着大雷雨的夜

三十四年冬昆明

大 地

看誰底廣告
驚人

看誰底鈔票
印得多

看誰底保險櫃
寬大

看誰底太太
穿得漂亮

看誰底別墅
建造得雅緻

看誰底刀子
磨得亮

三五年四月昆明

血

正如
刻碑的石匠
爲烙上人類
摸索於荊棘的經歷
鐵錘揚起
亮晶晶的汗水
別拭掉
讓它填在深深的字痕里
它會點亮多少人底心

爲忍受黎明前
黑夜的恐怖
爲我們幾千百年來
祖先遺留下來的泥土
流出我們底血吧
讓血腥的泥土
開出緋豔的花朵
散播着馥郁的氣息

三十三年七月

盲人

紅的花
白的花……
一切誘惑的殘酷底顏色
開在你底心上
謝在你底心上
沒有眸子的人啊

生活在陽光里
不少的人沈落了
而你却在陰暗的
泥濘的路上
拿一根破的竹桿
彈着三弦
向人生漫長的旅途
一步摸着一步地走

沒有眸子的人啊
冬天的道路走盡頭了
就是春天
我祝福你

昆蟲詩草

蜘蛛

風雨打不破
你殘酷的網罟
牽不完的一根線
吞噬多少生命

螢

白天躲身瓜棚豆架
晚上散播點點光亮
你也有感於
黑夜的深沈……

蠶

畢生的辛勞
一縷的收穫
還得披在別人底身上
裝飾別人底青春

蛾

你沒有像人家
穿一身美的衣裳

迷戀於紅花綠葉
陶醉刹那的青春

爲打開黎明前的窗子
你熱情地把生命
播種在如豆的燈火

蟋蟀

生性你們就愛着鬥爭
不問是兄弟姊妹
你們都是仇人

你們認爲殘殺是一種痛快
而你們底主顧
却認爲殘殺是一種高尚的賭博

三十二年三月辰谿

站

站
像星星一樣
佈設在我們生活底里程裏

當馬達底聲音
停止於站的時候
給我們帶來了
多年闊別的朋友
多年關懷的親人

相反地
我們底朋友
我們底親人
也被它無情的
送到遙遠的地方去

在站上我到看
蓋滿風砂喜欣的面孔
沉默 苦笑 垂淚的面孔

爲織成面離合的網罟
他們穿梭在喧囂的聲景里

朱漆的門

一張血盆般的巨嘴
布匹洋貨
穀米油鹽
都吞下肚去
不問消化

時間像發酵的酵母
當你吐出來的時候
一切鍍上了黃金
保險櫃裏沒有一絲空隙
帳簿數字底尾後
串掛着閃閃的星星

像淫蕩少婦底
緋紅誘惑的芳唇
你有遼闊的笑
當夜靜更深
孤兒乞婦
吻在你底跟前
你却閉口沈默了

三五年元月昆明

清道夫

五更梆
敲不醒別人
却喚醒了你
走出街
北風吹不倒你
一搖一搖
揚起了你底掃帚

野火把山崗
燒得烏絕八光
春風吹來
又是一片綠野

清道夫
年紀老了
頭髮白了
身上有捉不完的虱子
街上有掃不完的垃圾

血淋淋的十字架
獲得了人間的愛

一把掃帚
掃不完人間底醜惡

講衛生
不是掃衛生
「掃」
本來就不是一種好的法則
今天掃
明天掃
天天掃……
把掃帚傳給你底子孫
還是叫人掙着鼻子

三四、十二月、楊林

旅程碑

赤裸裸的
像落葉的樹
我們生活在秋天
——又一個秋天

我們底旅程碑上
沒有刻着
高貴 享樂
黃金

夜行人
用自己沈重的脚步
壯自己底胆量
火把拿在手裏
一步一線光亮
一步一個足跡

三四年八月昆明

一行又一行

小燈籠

歡喜走黑路
我愛我底小燈籠
小燈籠是我底手杖
小燈籠是夜間底太陽

黑夜里驚起
村犬底嘍嘍
我們穿過了
一村又一村

地面上黑如鍋底
我們底心更顯得明亮
像一顆航海的磁針
指示了我們底方向

稻艸堆

穀子
一担又一担地
送走了

稻艸
堆起像
山崗

收穫的秋天
填塞了莊稼漢
心底寒愴

石獅子

崇拜偶像的人
用白石雕出你底形像
豎在朱漆的大門邊
像一對獠牙

深山里
你馴服過百獸
如今睜起一雙燈籠眼
人間誰個是你底羔羊呢

地圖

遼闊的海洋
奔流的河川
迤邐的山巒
喧鬧的都市

一切都織進
你底胸脯
祇有顏色
沒有聲音

戰士
爲你倒在地上
詩人
爲你引吭高歌
冷血的兩脚獸
却用各種不同的商標
出賣你底靈魂……

三二，七月 湘黔道上

棕櫚

伸出闊大的手掌
掛一嘴紅鬚
挺着瘦長的身材
佇立園牆底邊緣

孩子們看見你
像看見神話里的鬼魔
驚惶地在他們底夢里
叫喊着媽媽

晚風輕拍着你底手
沙沙地你冗談甚麼
敢是在道說
夜底襟輓嗎

雁行

還無垠的原野
遼闊的天際
還有泥土發散着香味
都不够你片刻的留戀嗎

信任妳翅膀的輕快
去追趕春天底腳步
讓我狠心地罵妳一句
妳這無恥的季候底尾巴

炊烟

屋頂上
伸出一根臃臃的灰白的帶子
迷朦在就近的灌木林里

微風扇過靜寂的原野
窸窣地像一個

失寵的婦人
彈撥着她層層的悲悽

野店

這間茅屋底年紀
多老啊
頂上
開了五個向天的大洞
風
打從壁孔經過
發出潑辣的嘲笑

幾包烟捲
幾個柚子
板栗花生……
一桿失去星花的秤
一張黃瘦的臉
擺在一團
望着路心

從旅客流下的渣滓里
償還他們底饑餓

牽牛花

向竹籬
伸出我底琴絃
張開嘴
唱着自己編成的歌。

我底歌
染着泥土底氣息
像春天
解凍的河
溫暖的氣流
泛盪在清晨的原野

從黑夜底長翼底下
我得到了啓示
像普羅米修士
盜取天上底聖火
愛的腳步
喜欣地踏向人間
正如我底歌
第一聲
響在我底琴絃

更夫底梆聲
報道黑夜快要去了
我啓開了
黎明的窗扉

困倦在矮矮的
茅屋內的
地之子啊
從黑夜送走了
昨天的疲勞沒有
由我打開的
門窗走去

爲濕潤的泥土
揚起鋤頭
面向着黎明
向着陽光
讓我們底聲音
永遠結合在一起

野 火

人與獸鬥的太古
我們底祖先
遺留下了
熾熱的一把野火
野火燃燒着歷史
野火燃燒着山崗
野火染紅了半邊天

開墾我們的土
播下善良的種子
野火
是我們底旗

爲黎明底曙光
飛蛾在暗淡的燈前
毀滅了生命
野火熊熊地燃
才會有新生的綠原

生命的春天

八月的原野
太陽晒着
金色搖晃的穀粒
太陽晒着
農民赤銅色的臉子

放牛的孩子
和鄉下的小姑娘
跟着你們底爸媽
拿起鐮刀籬筐
走向春天插禾的田野

日子過得多慢啊
像瞎了眼睛的人
拿一根破竹桿
摸索地行走
在你們底生活裏

六月的稻田
你們一次又一次……
拔起雜草

汗水淋淋
淋向每株心愛的禾苗
接看老天不下雨了
架起水車
守住田裏的水怕人偷
「夜空作被
田塍作床」
水
就是你們底血一樣

陳穀吃完了
全家大小
爲綠色的期待
用菜根地苔
填塞肚子

出穗的日子
你們祈禱上天
不要吹西風
還不要出「西馬雲」【註】

微風蕩漾
穀穗低頭搖搖
才搖開了你們窒息的塞子

八月收穫的季節
來臨了
白亮亮的鐮刀
拿在手裏
你們親吻着
你們親切的泥土

八月的原野
交響起鐮刀的聲音
八月是屬於你們的
你們底
生命的春天

【註】虹出現於西方農人呼爲「西
馬雲」多爲不豐收之兆

靈與肉

沒有勇氣
敲開黑暗的門檻

靈魂和肉體
生活底刀割斷
幽深的夜里
有愛情招租
步子索索地
不要點燃火柴
那會像把石子
投向麻雀

白天里
伴著人家蕩湖玩柳
聰明
聰明的你們會將自然
用作營業的商標

呵呵地笑絮絮地私語
該低頭想想
從石匠鑽下
茁長的火花

冬 天

颶起大風砂
從北極圈
大戈壁
捲來的嚴寒的使者啊

像一個旅行的劇團
你演出你底劇本
在我們這個地方

一分鈔票
決定一份命運
在人間
你用紅色的線條
劃出了觀眾與舞台

穿一身單衣的
掛一條破襖的
白髮眼瞎的老婆婆
不滿十歲的叫化子
他們抖擻地
被你牽出來了

在小巷
在廣場
在土地廟
在朱漆的大門外……
縮著頭
像一個個的烏龜

牙齒的跳舞
應和發抖的拍節
比踢踏舞還要響亮
在那些身披西口北口皮袍的
寂寂無聲的觀眾之前
（那是一湖結凍的水
打石頭下去
沒有波浪）

冬天
冬天殘酷的手
剝下了寒林底外衣
剝下了生命底綠色……

冬天
冬天殘酷的手

拂摸着
插入雲空的建築

寒愴陰森的門檻
鎖着寒愴的原野
鎖着寒愴的靈魂……

不少生命底燭火
熄滅了
北風掠過林子
林子呼呼
我聽到
寒愴的靈魂底怒號
鐵錘敲打着生命
我看到
一點又一點
擊出的火星
閃爍在
臨近春天的前夜

一九四五，十二，十九。

戰馬·留給我們

——悼C.H.E.

倒下了騎士
在九月
西南的高原
留下了一羣
阿拉伯底戰馬
戰馬在寒風裏
呼嘯
呼嘯着
你底靈魂

我們底騎士
倒下了
我們底戰馬
長嘯
我們底草野
沒有了
綠色的牧草

你倒下了
我沒有

握着你熱情的手
我們沒有
談到一句
親切的話
你只留下了
你底鞭子
你底長劍
你心愛的馬
除了這
你沒有
一句遺囑
一句託付

今天
我們將你
蓋着紅色旗子的
靈柩
抬往高高的山崗
重甸甸的心
重甸甸的眼淚
和濕潤泥土
我們堆起了
一座新墳

這一堆土
堆在這荒蕪的山崗
我們沒有担心
你會孤獨
因為這裏
還有成千的人
屬於你底同志
你是他們底
族

我們走了
我們騎着
你留給我們的馬
走了
走向你要去的方向
走向你沒有去的地方
——揮起你底鞭子
讓馬蹄揚起塵沙

怒江底激流

看不見
你一絲和愉的顏色
聽不到
你一點清脆的聲音

千百年
躺在祖國底邊陲
像一隻守門的惡犬
板一福猙獰的臉嘴
發出咆哮

萬山叢里
誰人鞭答了你
亂石踢在你底蹄下
揚起遍山的霧
嘩訥嘩訥地流
像匹沒有帶韁的野馬

美麗的桂冠
戴在你的頭上
污穢的泥濘

染滿你底下裝
拿生命底汗漿
沖出你底潔白
渴望的火
燒紅了你底臉

遠征的我們
今天
踏着遼闊的腳步
奔走在你底邊沿
聽晝夜的怒號
面向着戰鬥
睜出了我們底火眼

乘今夜
風大月黑
走吧

怒江底激流
沖擊着我們底心

三三年五月騰衝

牧人底鞭

遠方

傳來了駝鈴底聲音

風砂的旅人

跨過了寂寞的黃昏

一盞乍明的羊脂燈

照着兩個年青的騎士

一個奄奄一息的牧人

照着蒙古包裹的憂鬱

牧人斷續地嘆息了

「唉……病

是……不會好了……

可愛的孩子呀」

「不會的、

爸爸

災難不會降臨到我們底頭上的」

亮晶晶的淚水

滾落在父與子底鼻樑

「完了

孩……子呀
「安靜一點兒
爸爸……」
「孩……子你……你
那知道這草原上
結束的……日子啊……
饑餓……的日子啊

「唉那一個年頭
胡士克圖人
帶領了他們底
戰馬和騎士
要強佔我們底草原呀

「一場激烈的戰爭展開了
人畜和駿馬
堆滿了我們底牧場
綠色無垠的草原
開滿我們祖先底血底花朵……」

牧人窘迫的嗷嗷着
又斷斷續續地呻吟
「常拿在我手裏的
那一隻光滑滑的牧鞭

它會鞭撻過騎士底駿馬
踏遍迢迢地遠方……

鞭打過
多少災難
傳到我底手裏
苦難的日子
縫成了一串串
苦難的記憶……

「我完了
孩子呀
在戰鬥的日子裏
跨上你們底馬吧
揮起這一隻長鞭
去呀……
孩子……」

遠方駝鈴應着
沉落的琴絃
生命底花朵凋謝了
這一支嘶啞的歌
流傳在若干年的悠遠
流傳在寒槍的草原

三三年二月楚雄

洞庭之戀

生長在湖上
湖是我底母親
我是一個淘氣於湖的孩子

蘆影映在夢裏
白帆航行在心上
童年的花朵
開得又白又黃

稻香的五月
別了年近半百的爹娘
一歲的孩子和他底媽
別了妳
走向西南大後方

當水手把錨
從岸上搬上船來
竹篙第一次投向岸去
那清脆的聲音
敲出了我們底淚

四年了

這一根歲月的繩子
打出多少苦難的結巴
（嗅不到妳一點稻香的氣息
像一個饑餓的孩子
渴望他母親底乳）
張着渴望的羽翼
流轉在祖國底高原
脚下揚起陣陣的塵沙
望着晴空
飄浮的雲朵
我唱出了我憂鬱的歌

幾次

獸血塗在妳底臉上
拭去了
又塗上
湖啊 母親
妳孕育着稻香的原野
妳孕育着金色的穀粒
妳孕育着祖國底戰鬥

當勝利的今天

陽光

照耀着你底胸脯
陽光照耀着萬里外妳底孩子
我依稀聽到妳那
露齒爽朗的笑聲
讓笑的聲音
像春天底雷
響在青藍的天空
讓笑的聲音
像春天底雷
迎接着你歸來的孩子

三四年九月昆明

後 記

這個集子，是從詩稿中選了「靈魂與劍」以後再選出來的，內面差不多包括了六年來所寫的一部份短詩，六年，這時間，並不太長，而我個人底生活，却未一刻安定，至少每篇之間的風格技巧都有相當的距離。

還有一部份稿子如「金砂與泥土」「梨子樹」等幾個長篇都在遠征的行軍中失掉了，這裏附記一下，以作紀念。

「詩人吃的是草，流的是血」，我沒有這樣驕傲的自負，這些粗糙的聲音，是我底一個「終點，也是一個起點。」

三六年春天



詩方向叢書

(一) 佈 谷 鳥 包白痕

(二) 牧 人 底 鞭 吳 朗

(三) 塵 土 底 歌 白 路

(四) 神話里的國度 申 奧

詩方向叢書

牧 人 底 鞭

著 者 吳 朗
發 行 詩 方 向 出 版 社
印 刷 青 年 建 國 文 化 公 司
經 售 各 大 書 店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初版

版 權 所 有

詩方向叢書

牧 人 底 鞭

\$

裝 幀 滿 天 星

